

# 從「澳攬」到「僑批」

## ——澳門與南通銀行的百年守護

吳志良



澳門四座大橋。

資料圖片

得，澳門曾是避風港。

時間來到二十世紀中葉，新中國百廢待興，海外僑匯難以直接進入內地，黑市橫行，僑胞寄回家的錢常被層層剝削，甚至石沉大海。這時候，南通銀行站了出來。一九五〇年，愛國金融家莊世平先生在澳門創辦南通銀行——即今日澳門中銀的前身。開業當天，銀行升起了五星紅旗，宗旨只有八個字：「便利僑匯，扶助貿易」。南通銀行做了一件簡單卻了不起的事：讓每一封僑批都能安全抵達。

還原當年場景：一位在南洋謀生的華僑，想給家鄉的妻子匯款。他寫一封信，寫明收款人姓名、地址、金額，然後把信連同外幣，用掛號寄到澳門南通銀行。銀行收到後，核對來款紀錄，把外幣兌換成港幣或澳門元，再通過自己的渠道匯到內地收款人手中。最後，銀行還會回信告訴那位華僑：「您的託付，我們已經辦妥。」不僅如此，當時國內物資短缺，很多僑胞在信中附上購物清單。我親眼在檔案中看過那些泛黃的信箋：「請代購白米十斤、鹹魚兩條，送至家母。」「藥品務必按時寄出，家中老父哮喘未癒。」南通銀行的職員便真的拿着這些信，去成昌行代購米、藥、衣物，經拱北郵局寄到僑眷手中。甚至連鄉間房產調查、探親安

排，銀行也會聯繫內地機構一一答覆。這已不僅是銀行，而是跨越山海的守護者，每一筆業務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的牽掛。原中銀退休副總經理、歸僑黎振強先生曾回憶：「改革開放之前，內地銀行與海外銀行無法直接聯繫。華僑的資金，很多是先寄到澳門的中資銀行，再轉回內地。」南通銀行正是那條生命線。從一九五〇年起，南通銀行的僑匯網絡迅速鋪向全球——東南亞的越南、緬甸、馬來西亞，歐洲的法國、葡萄牙，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甚至南美洲的秘魯、智利。七十六年來，這條匯路如涓涓細流，匯成江河，將海外赤子的心意送進千家萬戶。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內地道路通了，電話通了，僑眷生活改善，很多華僑開始直接回國，自己把

錢和禮物帶回家鄉。僑匯業務慢慢萎縮，最終退出歷史舞台。但這不是遺憾，而是時代進步的標誌——僑匯不再需要，恰恰說明祖國強大了，家鄉不再那麼困難了。然而，南通銀行留下的「守護每一份跨越山海的託付」這份初心，七十六年沒變。

回望四百年，十七世紀「澳攬」在澳門避難重生，成為最早跨國中商人；十九世紀數十萬華工從澳門登船走向世界；二十世紀南通銀行以僑匯連通四海。澳門始終是華僑的避風港、中轉站、連心橋。電影裏那句「紙短情長」之所以動人，正因為背後是真實的歷史，是一代代南通銀行員工，用最樸素的方式，一筆一筆、一封一封守護出來的。山海可平，愛亦可達，而澳門永遠是那座守護愛抵達的橋。

# 七日談

澳門篇

近日，澳門中銀舉辦《給阿嬤的情書》觀影活動，電影中那一封封泛黃的僑批，既是家書，又是匯款憑證，濕了無數人的眼眶。這讓我們想起，澳門從來不只是僑批的中轉站。早在四百年前，這座小城就已是華僑的避難港、重生地，更是他們走向世界的出發點。這段漫長而溫情的歷史，可用三個關鍵詞勾勒：收留地、出海口、金融紐帶。

很多人以為，澳門與華僑的關係始於十九世紀的「賣豬仔」，實則不然。早於十七世紀初，澳門已張開雙臂，收留了第一批大規模逃亡而來的華僑。當時西班牙殖民下的菲律賓，多次屠殺華人——一六〇三年、一六三九年、一六六二年等排華浪潮中，每次都有數千乃至上萬名華僑遇害。倖存者搭上小船，拚命逃向最近的安全港，那個港就是澳門。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門相對中立，又與內地保持聯繫，讓這批逃亡者活了下來。

他們沒有淪為難民。這些人當中，許多精通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他加祿語，以及閩南話、粵語。他們憑藉語言天賦與經商頭腦，成為澳門最早的買辦——即中間商、翻譯、擔保人，澳門人給了他們一個獨特的名字：「澳攬」。葡萄牙商人要與廣東、福建商人做生意，找他們；西班牙船隊要補給，找他們；荷蘭人與明

朝官員溝通，也找他們。可以說，「澳攬」是那個時代全球化貿易中不可或缺的橋樑。這說明澳門從十七世紀起，就不只是一個港口，而是一個能收留、能賦能、能讓華僑重新站起來的地方。他們在此找到工作、建立家庭、積累財富，甚至有家族後來成為澳門的顯赫之門。澳門首先是華僑的收留地，然後才是出海口。

當然，澳門與華僑的關係還有比較殘酷的另一面。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殖民者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澳門淪為苦力貿易的中心。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七四年間，單是販運到古巴的華工便高達十四萬三千人。他們被關押在關前街、長樓一帶的「豬仔館」，高峰期超過三百間。這些華工多來自福建、廣東，在澳門裝船，運往秘魯、古巴、美國甚至澳洲。途中死亡率超過一成半，五年契約期滿後能活下來的不到四分之一。這是澳門史上無法迴避的傷痛，但客觀上也使澳門成為近代中國海外移民最重要的輸出港。數十萬華工從這裏走向世界，倖存者後來成為南洋、美洲最早的僑胞。收留與輸出，看似矛盾，卻在澳門並存了數百年。華僑逃難，來澳門；華僑謀生，也從澳門出發。澳門像一個巨大的懷抱，接住無處可去的人，再把他們送往更遠的地方——無論走多遠，他們永遠記

# 「潮」湧潮汕



客居人語 姚船

潮汕地區位於廣東省東部，與福建省接壤。因三面環山，一面臨海，以前交通不便，被戲稱為「省尾國角」，從而使這個被視為古漢語「活化石」、有着深厚歷史底蘊的地方，似乎「遠在深山人未識」。

近年，隨着資訊流通，交通便捷，來此旅遊人數急增，潮汕美食開始引起人們廣泛關注。但要說潮汕真正在全國「潮」起來，似乎要拜託英歌舞了。氣勢磅礴、豪氣沖天的英歌舞，是潮汕地區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項目之一，尤其在央視春晚晚會亮相以後，那象徵民眾不畏強暴、敢於勇往直前的精神深入人心。英歌舞鏗鏘的木柀擊聲，不單在國內出圈，還「舞」到國外，無形中形成一股潮汕熱潮。

想不到今年，一部由潮汕人執導、潮汕素人演出，且用潮汕方言的小成本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全國掀起熱議，好評如潮。

雖然該電影未在加拿大上映，但線上線下的介紹和評論隨處可見。我出生在潮汕，從少年到青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過番」的故事，僑批的意涵，耳聞目染，也知道不少。所以對於故事情節，似乎已在腦海中連結起來，主角木生、淑柔 and 南枝等人物，宛若眼前。

《給阿嬤的情書》從柔性的角度，展示了潮汕人刻在骨子裏的內涵：深沉的家國情懷；講信義、守承諾的品性；以及對故土的百般眷戀。

歷史翻過新的一頁。新中國成立後，不少以前離鄉背井到南洋謀生的潮汕人，把自己在異國出生長大的子女送回國內讀書，希望他們更好了解

傳統中華文化，不要忘記自己的根。我想起上世紀五十年代讀中學時，與不少歸國華僑子女一起學習的日子。從初中到高中，我都在同一間省立華僑中學讀書。來自泰國、越南和老撾等東南亞國家的潮籍學生，大多進入這間學校，他們被稱為「僑生」。當然，在校的學生也有來自本地的。

因為僑生家不在這裏，學校分設男女生宿舍供他們居住。我的家人在香港，所以也申請入住。與同班的僑生學習生活在一起，大家結下深厚友誼。在我印象中，僑生雖然文化程度參差，但學習認真。他們回國讀書，大多帶着父輩的期望，希望補償遠離家園的遺憾，廣續對故土的熱愛。每逢暑假，有的僑生都會依照長輩在信中的囑咐，到祖居地會晤親屬和「鄉裏人」。

僑生在中學畢業後，多數升上大學，然後留下工作，為建設國家出一分力。記得讀高一時，班裏來了一位插班生。她臉色紅潤，大家以為是北方人，卻來自泰國。她後來升讀武漢師大，畢業後分配在該地中學教書。多年勤奮耕耘，升職為校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深圳開始大發展，她和丈夫響應號召，來到深圳，同樣在一間中學校長，直至退休。我們常有聯繫。有一次，她在電話中告訴我，準備回泰國一間中文學校教書。我很驚訝。她忙解釋，以前她爸爸正是這間學校校長，現在該校師資缺乏，特邀她義務回去協助一年。她說，於情於理，哪能推辭……正如《給阿嬤的情書》中所體現的，潮汕人情義綿長的精神永遠都不會變。

故鄉潮汕，繫着海外千萬潮人的心。我在猜想，潮汕下一個激動人心的熱潮又會是什麼？

# 大公報【大公報人物志】

## 日本投降

## 李春陽

曹谷冰是同盟會成員曹成甫之子，一九一三年曹成甫與張季鸞創立北京《民立報》，因披露善後大借款草約，遭袁世凱查封，張季鸞和曹成甫被捕，張季鸞經多方營救出獄，曹成甫死於獄中。曹成甫的兒子曹谷冰，得到張季鸞和于右任等父輩好友的接濟，在上海同濟大學附中完成學業。

一九二二年愛因斯坦訪日途中曾於上海短暫停留，《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攜曹谷冰出席了歡迎愛因斯坦的晚宴。

一九二三年曹谷冰赴歐洲留學，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一九二七年回國後，被張季鸞招入《大公報》着意加以栽培。他在《大公報》的前十年，做編輯採訪工作，先後擔任駐天津新聞編輯、駐北京特派員、要聞編輯、編輯總務，駐南京特派員等。

一九三一年曹谷冰以《大公報》特派員名義，隨中蘇外交談判中方代表莫德惠到蘇聯採訪，他們從滿洲里出發，乘火車經過西伯利亞到莫斯科，曹谷冰是南京國民政府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後第一位連續報導蘇聯成就的中國記者。曹谷冰對蘇聯十月革命之後的政治制度、政府機構、土地改革、人民生活等做了詳細的介紹。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哈爾科夫、第比利斯、敖德薩、巴庫等地做出實地考察，受邀參加「五一」勞動節紅場閱兵，報道了礦工、農民和集體農莊的情況。曹谷冰的訪蘇報道在《大公報》上發表，並由《國聞周報》轉載，後出版《蘇俄視察記》，于右任作序，很受讀者歡迎，多次再版。作者在後記中說，「我這一次是以大公報特派記者的資格往俄國去的，所以責任很大。因為俄國的版圖

# 曹谷冰



曹谷冰。

廣大，政制特殊，所以要在幾個月裏把俄國認識清楚，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相信我的記載完全是客觀的，忠實的，卻不敢相信一些兒沒有錯誤。」

曹谷冰的《蘇俄視察記》成為後來大公報陸續推出的一組系列的先聲，他們是范長江《西北通訊》《中國西北角》，徐盈、子岡《巨變中的江西農村婦女》，孔昭愷訪問延安之後寫的《西北紀行》。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際，《大公報》發表社評：「蘇聯革命之始，無不計其脆弱，亦無不詎其夭亡，然而蘇聯竟能掙扎於外患內憂交迫之中，奮鬥於工農經濟建設之路，遇窮則變，因變而通，而五年，而十年，而十五年，今已居然成一基礎鞏固之新興大國。昔之咒詛或鄙視之者，轉而為驚訝或羨慕，至少已不否認其國家之繼續性。」

抗戰期間，《大公報》離開上海遷往武漢，又再次離開武漢遷至重慶。曹谷冰先後擔任漢口、重慶大公報館經理，他受命去武漢籌備大公報漢口版時，行程匆忙，將妻子和三個孩子留在上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他與妻小失去了聯絡，彼此不通音訊。他的親人失去生活來源，在郊區種地維持生計，直至抗戰勝利後一家人才得以團聚。

從一九三八年滬版和港版開始，《大公報》第一代掌門人胡政之和張季鸞就基本退出報社一線，第二代領導核心王芸生、曹谷冰、金誠夫、徐鑄成開始挑起大樑。

抗戰勝利後，曹谷冰回到天津復刊大公報津版。一位李姓先生來到報社，說自己收藏過一套完整的舊版《大公報》，但是抗戰期間被日本人強買，如能索回，他願意捐贈給大公報館。曹世瑛經多方調查，得知這套報紙存放於日本居留民團圖書館內，此館作為敵產已被國民黨機關查封，曹谷冰親自致電南京，向行政院抗戰損失賠償調查委員會委員朱家驊求援，未果，後得到天津市長張廷諤幫助，舊版《大公報》才得以完璧歸趙。

一九五六年新版《大公報》遷至北京，曹谷冰任總經理，作為社長王芸生的搭檔，直到一九六六年《大公報》停刊。一九五七年曹谷冰與王芸生一起，開始撰寫《大公報》史，他們花費了兩年時間查閱過去的《大公報》，寫成兩篇長文《英斂之時期的舊大公報》和《1926至1949的舊大公報》，刊登於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選輯》。

曹谷冰早年留學德國，精通德文，曾經多次參與由中央編譯局組織的對於《共產黨宣言》等經典德文文獻的翻譯、審核和校對。

曹谷冰於一九七七年去世，他一生對《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情感深厚特殊，是張季鸞生死之交曹成甫的遺孤，也成為大公報的後繼核心人物，為大公報做出了自己這代人的貢獻！

# 香爐上的小客



市井萬象

# 黃胸巫現身齊齊哈爾



近日，一群黃胸巫現身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境內的嫩江流域濕地。 新華社



HK人與事 殷楚紅

周末，我和朋友在葵芳一商場的茶餐廳吃過早點。剛準備離開，便瞥見商場玻璃大門外，有一隻小鴿子正焦急地踱來踱去，還不時用小嘴啄着玻璃。天氣熱得有些噁人，我心想，這小傢伙大概也想進來「嘆嘆冷氣」吧。於是，我們順手把門推開。牠先是愣了一下，隨後竟大搖大擺地踱進了商場。

商場裏人來人往，小鴿子卻不怕生。牠停在一家找換店門前，急切地啄着旁邊

的桶裝水。看來是真的渴壞了。朋友見狀，趕忙跑回茶餐廳討水。那裏的店員很熱心，特意找出一個淺口的小瓷碗，說這樣才方便鳥兒飲用。

可等我們端着水回去，這聰明的小傢伙卻不見了。一時間，找換店的老闆、花店的老闆，連同我們幾個過客，竟都為一隻小鳥的去向牽掛起來。大家正四處張望，忽聽一聲驚呼。順着目光瞧去，眾人才鬆了一口氣，旋即又忍不住相視一笑。原來，牠跑到隔壁花店去了，還安穩地坐在了神位前的香爐上。

小鴿子定定地待在那裏，小腦袋朝着神位，那模樣，像是在虔誠地祈禱。大家

看着，忍不住相視一笑：選了這麼個神聖的位子，大概誰也不會、也不忍心去趕牠了吧。我們輕輕把水碗放在壇邊，便悄悄離開了。

過了幾天，再次路過花店，老闆笑着告訴我，這小客人一直待到第二天才走。其間街坊們怕牠餓，拿麵包餵牠，牠也沒吃。直到大門再次敞開，牠才拍拍翅膀，飛回了外面的世界。

都市生活總顯得匆忙而疏離，然而因為一隻小鳥的誤打誤撞，市井間的店東、店員與過客，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了共同的溫情。這個人與小動物之間的情味，回想起來，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